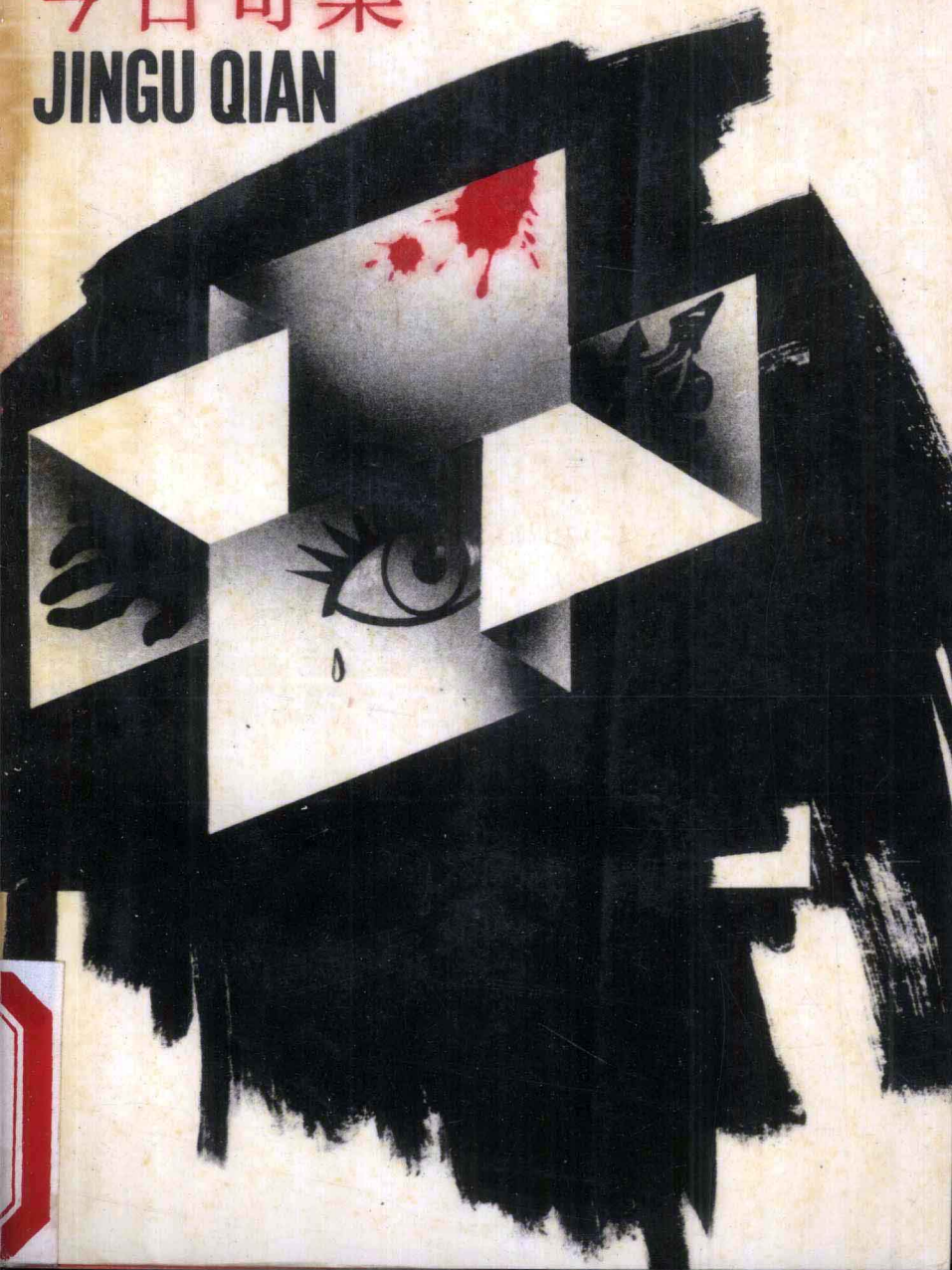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今古奇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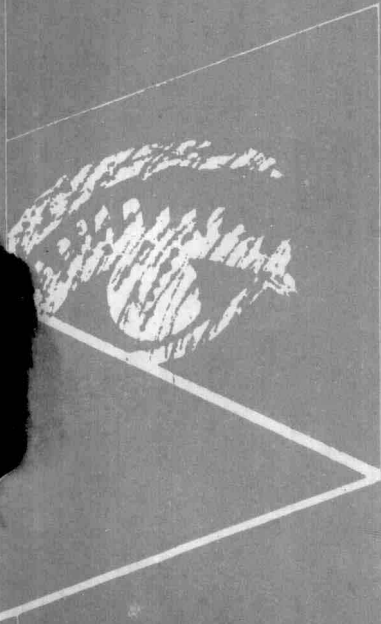
JINGU QIAN



今古奇案

上

今古奇案



目 录

要 要 容 内

南湖疑影.....	茂 梅 (1)
云雾里的钟声.....	摩 诘 (181)
双影.....	王 静 (266)
龙尾砚失踪.....	向木魁、砂 乐 (387)
凶手在午夜出逃.....	常 人 (512)
姑娘死在黄昏后.....	谢少萍 (548)
银星别墅之谜.....	何 欣 (578)
幽谷幻情.....	汪 雷 (610)
包公智破神杀案.....	张孟文 (676)
血手印.....	周恩惠 (721)

南湖疑影



第一章 午夜怪影

公元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的夜晚，整个南湖地区象被一头凶悍的怪兽吞噬了一般，真暗得怕人。突然间，那怪兽勃

然作怒了，它肆无忌惮地抖着自己的淫威，让风暴从黑彤彤的密云中猛烈地冲击下来，仿佛想把地面的一切全都卷走。紧接着，宛若黑布幔遮严的夜空被闪电无情地撕破，震耳的巨雷在漫无边际的夜空中滚动着。它愈来愈紧，愈来愈近，竟如万马奔腾，向市郊的南湖医院铺天盖地似地袭来……就在闪电的亮光中，只见一条满是青苔的弯曲小道，象根黝黑的长带从病楼向小道尽头的太平间延伸过来。小道上，出现了一副被白布单蒙着的担架车。天快下雨了，车轮在飞速地转动着。两位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推着担架车，匆匆往太平间走来。

“这个鬼天气！”这时，走在前面的那位叫曹振华的男子掉头望了望后面推车的女护士，有点不满地说着。

“别这么怨天尤人的啦，快走吧！”从黑暗中传来女护士朱丽的答话声。恶劣的天气，冬夜罕有的雷声，使朱丽隐隐感到不安，她想起了“腊月雷，遍地贼”那句民谚。

爱情有一种奇特的力量，它能使那些血气方刚的情男情女变得格外驯服和温顺。听朱丽这么一说，和她相恋了多年的曹振华便不再吭气了，只是将脚下的步伐又加快了许多。今晚他俩都在病房值夜班，刚才死了一个癌症手术后的病人，朱丽往太平间的值班室拨了许久的电话，请那里的工人来病房接尸体。谁知那边根本无人接电话。病房里都住满了病人，谁也不愿和咽了气的死人睡在一起。朱丽急了，这才让一位实习医生留在病室，自己却与曹振华一道，将尸体拖着往太平间送来。

小道终于到了尽头，太平间幽幽地兀立眼前。曹振华住了步，回头对朱丽说：“你扶着担架车，我去叫邢师傅。”

“算了吧！”朱丽跟着站住，轻吁口气，“只怕邢大伯早睡迷糊了呢。我们带了钥匙，自己开门送进去吧。”说着，她朝乌黑的夜空担心地看了一眼。

“嗯……”曹振华在暗中想了想，便立即从白大衣口袋内掏出钥匙，走到门前，正准备启锁，却突然发觉眼前是洞黑一片。他诧异地扭头告诉朱丽：“路灯怎么坏啦？一点都看不见呢。”

听曹振华这么一说，朱丽这才发现平时那盏高吊在门前的路灯没有了。她略一迟疑，便轻声说道：“摸着开锁吧，反正你手里只有一把钥匙，总不会弄错的。”

曹振华点了点头，用手在大门的左右上下摸索着，寻找那把约摸有半斤重的大铁锁。

“你快点儿好不好？”朱丽是个急性子姑娘，见等了许久门还没打开，禁不住又催起来。

“呵……真怪，”曹振华猝地停止了摸索，疑惑地告诉朱丽，“门没锁，是虚掩着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朱丽仿佛没听清，惊讶地反问。“门没锁上？”

“嘘——”曹振华没有正面回答朱丽，却伸出指头做了个禁声的手势，悄声说：“你听……”

到处是黑暗的混沌世界，朱丽当然看不见晃动的手指，不过她却听清了情人的细语。于是她将右手扶住担架车，双脚朝前轻移了几步，拢近曹振华，留神地侧耳细听，果然隐

隐约约地听到了一种极细微的响声。

啊！停放死尸的太平间内出现了意外的响声，朱丽有点悚然地往后缩了几步。

“谁？”外科医生毕竟胆大一些，曹振华亮起大嗓门朝内喝了一声。

太平间内无人答话，方才那隐约可闻的窸窣声也听不到了。正在这时，一阵狂风又凌空卷过，使周围的枯枝荒草响起一片令人发怵的怪叫声。紧接着，只听“吱——呀”一声，房门骤地洞开，一个高大的白色身影迎面猛闯了出来。

“啊！”毫无思想准备的朱丽吓得发出一声惊叫。她丢下担架车的扶手，象触电似地栽倒在曹振华的怀里。

担架车失去平衡，“咣——咣”一声，车上的死尸落在门前的水泥过道上。

那白衣人却目不旁视，朝病楼的方向急速奔去。

这意外出现的“怪影”使两位见惯了尸体的年轻人怔怔地愣住了。还不等他们回过神来，只听得一声霹雳又骤地响起，闪电替太平间四周送来了瞬刻的光亮。就在这瞬息的光亮中，他们却猛地发现：他俩的脚前，还横着另一具双眼圆睁的死尸……

“啊？！是、是邢大伯——”朱丽瞪着双杏眼，又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。

“是他？”曹振华望着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的躯体，很快就从最初的惊骇中醒过神来。他松开朱丽，扑向地上的邢大伯，用手在他的鼻翼前和心脏上探摸了片刻，又霍地站了

起来：“他、他死了！”曹振华告诉朱丽。

“怎么？！死了？”朱丽机械地重复着，满是惊疑地望着地上。

今晚是邢大伯在这里值班，怎么会突然横尸地下？刚才那个令人恐怖的白衣人在里面干什么……这一切，既意外又突然。顷刻间，种种疑虑在两人的心中全涌了上来。对那诡秘不言的白衣人，两人几乎都敏感到了什么。一切都来不及多加猜测和商议，曹振华立即拽着朱丽：“快追！”

这两位年青人撇开一切，飞奔着朝刚才从太平间内走出的那人迅速追去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幽灵似的黑色身影谨慎地从屋角的灌木丛里窜了出来。他敏捷地朝四周窥探一番，便蹑手蹑足地溜进了太平间内……

二

夜，依然黑黝黝的。那白色的身影在暗中格外显眼。朱丽和曹振华紧跟目标，沿小路追赶着。很快，跟白衣人的距离缩短了。对方显然知道自己的身后有了追踪者，也越走越快，最后索性迈开大步，在前猛跑起来。不到片刻，他便上了病楼后面的水泥台阶，毫无顾忌地进了内科病房。

“品”字形的病室大楼黑黝黝地耸立着，整栋水泥楼房仿佛都隐身在神秘之中，只有值班室的灯光在无力地驱散着夜的黑暗。医院内，依然是寒风瑟瑟，暗影憧憧。朱丽猝地停步，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茫然无措地问曹振华：“怎么办？”

“事情怪得很……”曹振华紧跟着在内科的侧门前住了步，沉吟片刻，冷静地说：“我看兵分两路，你去找老徐报案，我索性跟进病房去看个水落石出。”

“好！”朱丽拔腿便朝医院住宅区跑去。

曹振华推开未锁的病室侧门，警惕地闪进了内科病房。

午夜的病房里，仿佛被一种浓缩的静谧在包围着。它们和外面的天地，真象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过道的两旁，是刷得雪白的墙壁。只是离地一米高的那一截壁上，被涂着一层浅浅的淡绿色。灯光下，它泛出一片蓝幽幽的暗光，使整个病房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曹振华边走边看，很快就到了病房过道的尽头。别说是刚进来的白衣人，竟连值班的医护人员也没见到一个。“真怪……”他面对紧锁着的与走道相通的病室大门思忖片刻，怀着一团陡然扩大的阴影转身进了医护办公室。

日光灯在室内发出炽白的光亮，灯下对安着两张长条办公桌，病房的“临时医嘱”本平摊在医生的那张桌上。医嘱本旁，还斜搁着一支常用的蘸水笔。

他依桌站定了。

“嗨！曹大夫，三更半夜，有何贵干哟？”

突然间，一声清脆、柔和的诘问将曹振华从沉思中蓦地唤醒。他抬首看去，原来是晚班护士严敏在他身后突然出现了。

严敏个子不高，脸庞儿却长得很媚，鼻翼和面颊上还有几点米粒大的灰黑雀斑。不过这雀斑不但没影响她的外形，

反而更给她添了几分中年妇人的风韵。这时，她穿一件背后系带的白色护士服，缓步进了办公室。

“嗯……”听严敏这么问，曹振华反而吸着气，一时不知说啥才好。

“什么好事儿呀？”严敏笑着追问了一声，在曹振华对面的办公桌前坐定。

曹振华想了想，决定不将自己的真实来意告诉严敏。
“刚才，一个穿白大衣的人匆匆忙忙跑进了你们病房，我以为内科有什么意外情况，所以来看看，要不要人帮忙……”

老实人毕竟没有说谎的天才，曹振华知道自己这话编得并不高明，说完过后，他顿觉尴尬得很。

“哦——”严敏拖着长音，闪了闪那双半月形的淡眉，说：“我们这儿平安无事，也没见谁来过。你呀，”她望着曹振华，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，“莫是看花了眼睛哟。”

严敏没再追问下去，只是亮出腕上的女式表看了看，从头上取下工作帽塞进口袋，一边叉开手指梳拢着蓬乱的短发，一边说：“真快，该下班喽！”她仿佛自言自语般地说完过后，便勾下脑袋瓜，取出护士交班报告本，一副没打算再跟曹振华聊下去的神情。

“是哪位医生值班？”曹振华对那本有着签名的临时医嘱瞥了一眼，明知故问。

“是小靳，”严敏面对交班报告本，头也不抬地告诉他，“是靳如冰医生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严敏懒洋洋地打个哈欠，抬起头，用一双细长的凤眼盯着曹振华，很干脆地说，“刚才我在库房有事，好长一会儿没看见他。”

“嗯……”曹振华满腹疑惑地朝严敏点点头，匆匆离去了。严敏莞尔一笑，轻轻嘘了口气。

就在曹振华离去后不久，从内科的两间空病房里陆续闪出几个谨慎鬼祟的暗影。不久，这些身影便都消失在漫无边际的阴霾中了。

“哗……”地一声，滂沱大雨倾盆而下，所有夜行人的脚印也全消失在无情的雨水中……

三

这就是在一般人心目中充满了恐怖感的太平间。

一大片空旷荒凉的枯草坪上，就只有这一栋孤零零的砖瓦平房。它在草坪尽头，后面紧靠一溜笔陡的山墙。一字型的平房成长溜儿摆着。它们依次是院附属卫校尸体解剖室，太平间以及夜班工人值班室。走廊上的路灯已被人将灯泡击碎，此刻只从敞开的太平间和值班室送出两盏孤灯的微光。由于电压不稳定，它忽明忽暗地闪烁着，给这栋大雷雨中的房舍更增添了一股神秘和恐怖的感觉。

一辆到现场的警车就停在草坪上。南湖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苏铁领着法医和刑警司马光、郑瑛随车赶到了现场。陪同他们在现场的，还有医院人保科科长徐飞——一个精瘦、苍老的北方人。

四十多岁的苏铁，是南湖地区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。刚才接到医院人保科的报案电话后，他顾不上几天几晚没有休息，又急忙带着这一干人马，风风火火地赶到医院来了。现在，为了保护现场，他们都在太平间的门廊前站定，一个个将身上的雨衣脱下靠水泥廊柱放着，免得破坏了里面的现场。只见地下很快就留下一大片水渍。

听徐飞将案情作了番简单的介绍后，苏铁张着双鹰隼般的锐目将现场迅速扫视了一遍：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内一外横陈地上的两具死尸。门外的一具是外科病房送来的僵尸，而门内那一具，却是守太平间的老工人邢忠志的尸体。太平间内空旷、阴冷。六张水泥台一边三张分两排列着。尸体台上都是空的，看不到任何异常迹象。很快，他的目光朝下凝注、停滞了。

水泥地面上湿漉漉的，一条粗大的橡皮管从廊外的自来水龙头下直通向室内，自来水将地面早冲洗得干干净净。苏铁看着这些，不觉得暗暗动了一下眉尖。

有几个穿雨衣的民兵在太平间周围的雨地里警戒着。这时，徐飞指着站在走廊里的一位中等个子的人对苏铁介绍：“苏队长，这是院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刘方同志。”

“哦，真谢谢你们！”苏铁赶快趋前几步，朝隐身暗处的刘方伸出大手，很有礼貌地说着。对方没有说话，只对他点点头，也伸过来一只大手。两双冰冷的手在暗中握了握，便松开了。苏铁越过地下的尸体，和手提勘查包的侦察员们一道朝太平间内走去。他们刚进门，迎面便扑过来一股由尸

臭、霉气和从尸解室飘过来的“福尔马林”所组成的混合气味。

“这灯……”苏铁指了指昏黄的灯泡，朝紧跟在自己身后的徐飞发问。

“是我打开的。”徐飞忙着告诉苏铁，“小朱报案后，我立即领值班民兵到现场来了。我进来开了灯，让他们在外面警戒，免得破坏了现场。”徐飞显得颇有经验地说着。

“哦……”苏铁赞许地点点头，朝门外哗哗的大雨打量了一下，又忙着补充般地说道：“别忘了告诉老刘，外面雨太大，现在用不着警戒，请民兵们去休息吧！”

“我去告诉他们。”徐飞应了一声，立即迈着老态龙钟的步子，转身朝外走去。

侦察员们都在被害人的尸体周围忙碌着。苏铁安排完毕，也赶忙跟了过去，细细打量着死者：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工人，身穿一套半新的棕色毛线衣裤，一只脚趿着海绵拖鞋，另一只脚却光着，拖鞋落在离赤足不远处。消瘦的面容上双眼圆睁，充血现象十分突出，脖子上还有几点明显的痕迹。

“是被人卡死的。”法医迅速下了他杀的确切结论。

几个人都赞同地点了点头。

“队长……”法医举着铮亮的解剖刀在向大队长请示。

“好！开始解剖吧！”苏铁朝法医点了点头，便跟司马光、郑瑛一道开始了现场勘查。

“看——”

司马光首先有了新的发现，原来是一行清晰的脚印，从房门直通向电灯开关处。

“唔……”苏铁想了想，立即吩咐郑瑛：“请徐科长来一下！”

“啊，找我？”还不等郑瑛动身，徐飞随着话音进来了。

“来，徐科长，请您也留下足印——”苏铁指了指地上的脚印，不失礼貌地对徐飞说道。

“那是我去开灯时留下的。”徐飞不假思索地告诉苏铁。“向你们报案后，我就到现场来了。开了灯，在外面等着你们。”

郑瑛立即取了徐飞的足印进行技术鉴定，果然不出苏铁所料，那行足印是徐飞的。

时光在紧张忙碌中悄然流逝，而现场勘查却没有任何发现。空旷的太平间内，除了六张水泥台和两具抬进来的尸体之外，被水冲洗过的地上只站着他们五个大活人。“难道曾经有犯罪分子活动过的地方，能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吗？”苏铁望着四壁徒空的太平间，暗自沉思着。突然，他将自己手中的大号手电塞向紧挨他站着的徐飞，说：“徐科长，麻烦您照着我。”说完，他吃力地俯下“文革”中被打伤的身躯，弯腰爬进了水泥台下。

左边三张的台下都细看过了，他站起来，又照样爬进了右边的台下。“喂，亮一点，再近一点——”徐飞听到刑侦队长从台下发出了稍异样的声音，便跟着弯下了腰。

从 这是一张紧靠山墙的水泥台，墙是沿峭壁砌上去的。在靠墙基的地方，苏铁发现了一块松动的砖块，砖块四周有着新近挖开的明显痕迹。他用手指细细拨动着，不一会，砖块被他取下了，里面出现了一个四方小洞。

洞内空空如洗，什么也没发现。

“也许，秘密就在这里。”苏铁站起来，几乎是自言自语般地对徐飞说道。

“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”徐飞细眯着一双老花眼，迷惘地发问。

还不等苏铁作答，法医将他请去听取尸解情况了。

“死者无外伤，无搏斗状。从气管情况看来，死亡原因是窒息，符合卡死的结论。死亡时间是十二点至两点之间。”法医小曾一边用钳子夹着胃内残留物送进试管，一边头也不抬地向队长汇报“尸解”结果。“死者胆囊破裂，说明死前曾处于极度惊恐之中。这才是真叫吓破了胆呢。”小曾用职业腔调结束了自己的汇报。

“他守了多年的太平间，有什么事吓成这样呢？”徐飞不解地发问。

郑瑛即刻接过话：“也许，他死前曾发现了什么……”

苏铁听完法医和郑瑛的分析，并没有直接表示可否，只是冷峻地点了点头。想着台下靠山的神秘小洞，他不住地盯着死者那双饱含惊恐的大眼，仿佛在向死尸发出无声的询问。

苏铁请徐飞引路，两人进了当头的值班室。室内亮着十

五瓦的灯泡，值班床上的被子凌乱地掀在一旁。其余的地方干净、利索，看不出有外人来过的痕迹。

“这是邢师傅的衣服吗？”苏铁指着床上一套半新的棉衣裤问徐飞。

“是的。”徐飞拎起衣服看了看，很有把握地回答。

“他平时睡觉一定易醒罗？”

徐飞摸着自己已开始花白的脑袋，颇有同感地答道：

“那可不，年纪大了，瞌睡自然要小得多呢。”

苏铁点点头，对徐飞说着自己的分析：“那么，他今晚很可能是在睡觉时被什么意外的响声惊醒了，连棉衣也没来得及披上，就趿双拖鞋往隔壁走去的。”

徐飞佩服地望着苏铁，无言地点点头。

四

拂晓，终于风停雨住了。苏铁让跟来的侦察员都回局去，分别赶做各种检验和向局长汇报案情。他自己却在办公楼的卫生间用冰凉的自来水抹了抹脸，便睁着熬红的眼进了院人保科的办公室。一进门，徐飞忙将正在等着的曹振华和朱丽向他作了个介绍。

“公检法坏头头苏铁！”苏铁一边与二人握手，一边不无揶揄地作了自我介绍。

听了这样的自我介绍，朱丽不由得有点窘迫地红了脸。她是第一次与公安干部打交道，对那些侦破英雄们充满了神秘感。这时，她睁着双滴溜溜的杏眼，满是好奇地打量着苏

铁：嗨！哪是电影镜头中的那种英武形象。眼前的苏铁不过是中等个儿，一身民警服衬着红黑的脸膛，乍一看，还真有点象尊大庙里的金钢。只有从那双细长的眼睛里射出的似乎能穿透一切的睿智的目光，显示着他的特殊职业和身份。倒是曹振华早就风闻过以破大案、难案而负盛名的苏大队长种种神话般的传说。这时见面，他不由得满是敬意地朝苏铁欠了欠身躯，高兴地说：“真没想到，能有幸见到鼎鼎有名的苏大队长……”。

“哟！有名……”苏铁笑着摆摆手，打断曹振华的见面辞，自嘲般地说道，“也是公检法赫赫有名的大黑鬼呀！”说完，他爽朗地笑了。

幸亏他这一笑，方才解除了朱丽的窘态，使凝重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。

苏铁紧挨曹振华在长沙发上坐下，用职业性的目光将两位报案人打量几眼，方才委婉而感激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还得耽搁二位一点休息时间，请你们谈谈昨晚上的遭遇罗！”

“没关系。”曹振华连忙摆了摆手说。

徐飞见谈话就这样进入了正题，便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落了坐。他将双膝搁在抽屉上，神情专注地等着曹医生说话。

曹振华将昨晚的遭遇细叙了一遍后，又想了想，用手比划着说：“那人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，好象至少要比我高一个头。脸上被口罩遮得严严的，戴着眼镜。体形……”他很慎重地思考了片刻，有点犹疑不决地接着说下去，“体形好象不胖不瘦，看身材象个男性。不过，”他换了个肯定的语